

【2017 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022】

宗喀巴大師 造論

雪歌仁波切 講授

2018/11/30

繼續上節課引經的部分。

第 15 頁的引經的部分，我們將以對照的方式講，如《解深密經》先講到第一轉法輪是如何，再講第二轉法輪是什麼，最後講第三轉法輪是什麼。接著再講第一轉法輪與第二轉法輪的時間不同、處所不同、所化機不同、所詮不同。就所詮而言，第一轉法輪與第二轉法輪的所詮一樣，即「有上、有容、是未了義，是諸諍論安足處所。」四個。因前二轉法輪的所詮相同，不在善辨，而在第三轉法輪才是善辨。對於第三轉法輪的特色講到「無上、無容、是真了義，非諸諍論安足處所。」

「有容」與「是諸諍論安足處所」在某些時候是類似的，但兩者還是有所不同。「有容」指他人可以辯論或他人可以破除的，而「是諸諍論安足處所」也是指有諍論的空間，這一點是類似的。但若你們學過《攝類學》，應能理解駁他宗與斷諍論的不同。駁他宗是自宗與他宗的諍論，而斷諍論則也是諍論，但二者的區別在於一個對象是他人，一則對象非他人，而是自己。「有容」、「無容」的「容」其對象是他人。「是諸諍論安足處所」、「非諸諍論安足處所」其對象是內部的諍論。對於此二的區分要注意，其他並無特別。

二轉法輪與三轉法輪的所詮有些相似，如二轉法輪講到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，以空性相轉正法輪」，而三轉法輪時也講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」，但後面一句卻是「以善辨相轉正法輪」。

二轉法輪中同樣是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」，但我們應當理解：二轉法輪直接詮說由色蘊到一切遍智的一切諸法

是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但為何說同樣有著這些字句的第三轉法輪中卻不是直接開示的呢？

首先在勝義生菩薩請教佛陀的問題中，他先說了第一轉法輪是由五蘊上說到有自性相、有生相、有滅相、永斷相、遍知相，之後是十二處、十二緣起、四食、四聖諦、界、三十七菩提分等。而後勝義生菩薩再提問：佛陀您為何在第二轉法輪中卻不斷說「諸法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」？實際上勝義生菩薩想問的是第一轉法輪還是第二法輪？第二轉法輪。他雖先提出第一轉法輪，但直接想問的是第二轉法輪，因此佛在答覆時，必定也是針對第二轉法輪做答覆的。

因此可說《解深密經》真正想要解釋的是第二轉法輪，非第一轉法輪。若《解深密經》要解釋第二轉法輪的話，它的內容是「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」，若要再對其內容再做詳解的話，即成了善辨。所謂善辨，即區分一切法上的依他起性和圓成實性二者是有自相的，而一切法上的遍計執是沒有自相的。

第三轉法輪的內容是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不生不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」，再「以善辨相轉正法輪」，指第三轉法輪的所詮，是將第二轉法輪中「一切法皆無自性、不生不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」的內容做出善辨。我們必須先瞭解，第三轉法輪所講的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」與第二轉法輪的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」，兩個意思不同。一是直接明講第二轉法輪的內容就是這個，而第三轉法輪不是直接說這個，而是提出第二轉法輪的內容後，以這個主題來做出善辨，要將兩者的意思區分開來，不可以理解為第二轉法輪所說的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」與第三轉法輪階段的意思相同。

再看科判「丁二 略釋經義分二：戊一 略釋經文義、戊二 略釋了不了義。」。在「戊一 略釋經文義」中還可以細分，由「今初。初轉法輪中」是解釋《解深密經》初轉法輪的文義。下面的「第二法輪中」起是解釋第

二轉法輪的文義。第 17 頁「第三法輪中」起是解釋第三轉法輪的文義。首先瞭解第一轉法輪的文義，如文：

今初。初轉法輪中，初句顯處所，次句顯所化機。從「以四諦」至「如法轉」者，顯示法輪自性。言「四諦相」者，顯所詮法。「甚奇」等，是讚歎。「彼時」等，顯非了義。言「有上」者，謂過此上尚有勝教。「有容者，謂除此外有容勝教，有容他破。未說空性而說實有，是「未了義。」「有諍論」者，謂聲聞人諍論依處，是圓測釋。然經文義，初句有上者，謂過此上有真了義。第二句文，謂於此義如言執著，容有敵者攻難過失。支那疏中，譯為「有難，」其義亦爾。第三句文，謂此中義須作余解。第四句義，謂未顯了分辨其義，故於其義可興異諍。

在初轉法輪的文義中，宗大師先做了略釋，由「言有上者」起至「『有諍論』者，謂聲聞人諍論依處，是圓測釋。」是圓測的解釋。這段不是宗大師的原話，是別人的解釋。但宗大師對這段話有部分認同，也有部分不認同。而宗大師自己的解釋則由「然經文義，初句有上者」開始。

宗大師所認同的部分在圓測的解釋之前，由「初句顯處所，次句顯所化機」到「『彼時』等，顯非了義」為止。再對應經文，首先講到處所、然後講所化；即小乘聲聞的所化機，後面講四諦是該法輪的自性，即「顯示法輪自性」，法輪的自性也可以理解為該法輪所要開示的內容。

「從『以四諦』至『如法轉』者，顯示法輪自性」，指「以四諦相轉正法輪，雖是甚奇甚為稀有，一切世間諸天人等先無有能如法轉者。」。宗大師解釋，這就是在講法輪的自性。同樣以下講第二轉法輪時也是如此，如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，以空性相轉正法輪」；同樣第三轉法輪也一樣，然後釋「以善辨相轉正法輪」。

講第一轉法輪時用「以四諦相轉正法輪，雖是甚奇甚為稀有」，第二轉法輪也用「以空性相轉正法輪，雖更甚奇甚為稀有」，第三轉法輪同樣講「以善辨相轉正法輪，第一甚奇最為稀有」。先由這段來做分析，因為接下來宗

大師在二轉及三轉的時候就不會這麼解釋，只說同前。由「以四諦...」到「如法轉者」講的是法輪的自性，即法輪是什麼樣子，認清楚它的特質，也就是所詮。而「言『四諦相』者，顯所詮法。」，總說是顯示法輪的自性，四諦相則顯示它的所詮法。當中的「甚奇」是讚歎。由「以四諦」至「如法轉者」中總的內容一是它的所詮，一是讚歎。

「彼時等」可對應的經文在第 15 頁，即「世尊彼時所轉法輪，有上、有容、是未了義，是諸諍論安足處所」，主要解釋了四個特質「有上、有容、是未了義，是諸諍論安足處所」。這不是宗大師的解釋，是圓測的解釋。

圓測將「有上」解釋為：言「有上」者，謂過此上尚有勝教。將「有容」解釋為：有容者，謂除此外有容勝教，有容他破。而將「未了義」解釋為：未說空性而說實有，是未了義。將「是諸諍論安足處所」解釋為：「有諍論」者，謂聲聞人諍論依處。以上是圓測的解釋。

宗大師對於圓測的解釋，不認同的是哪一項？如圓測將「有上」解釋為：「謂過此上尚有勝教」，而宗大師則解釋為「初句有上者，謂過此上有真了義。」，即：了義不了義的區別在於所要詮釋的主題內容，是否還有更究竟的要義？若尚有更究竟的要義需要解釋，尚有未表達完整的內容的話，即不了義。不了義的意思即尚未徹底表達，還要再進一步做解釋的意思。這裡的「有上」就是還需要再做解釋。

第二句「有容」，宗大師解釋為：「第二句文，謂於此義如言執著，容有敵者攻難過失。支那疏中，譯為『有難』，其義亦爾。」。這裡的「敵者攻難」指他宗可以攻難，不是自宗，也就是外人可以攻難，有這樣的過失時就叫有容。圓測解釋為：「有容者，謂除此外有容勝教，有容他破。」。「勝教」本指他人破除自宗的論典或解釋。這裡說「謂除此外有容勝教，有容他破」，「有容他破」形容能破的勝教。宗大師對於第二句的解釋與圓測相同，這是他所認同的觀點。

宗大師對第三句「是未了義」的解釋為：「第三句文，謂此中義須作餘

解。」這點與圓測的解釋稍有不同。圓測解釋：未說空性而說實有，是「未了義。」，而宗大師認為不能以「以是否說空性」的角度來說它是否了義。如第二轉法輪，有沒有詮釋空性？有，但不可以說了義，因為沒有善辨有無自性。雖然有說空性，但不一定是了義。宗大師認為應由其義中是否需要另做解釋來判斷，若需另做解釋的就是不了義；不需要再做解釋的，可以直接理解為了義。「第三句文，謂此中義須作餘解」即指不了義，這一點與圓測的解釋不同。

宗大師解釋第四句「是諸諍論安足處所」為：「第四句義，謂未顯了分辨其義，故於其義可興異諍。」。謂在世尊開示之後，尚有些不清楚、未明顯完整開示處，因而產生不同的理解，才會對此內容產生諍論，處所講的是諍論處。再看圓測的解釋：「有諍論」者，謂聲聞人諍論依處。這裡應該是法尊法師漏翻了“他宗”一詞，藏文版中提到兩者，一講可破他宗，一講聲聞人。聲聞人即指小乘宗義者。有時亦指毗婆沙宗、經部宗為聲聞者或聲聞人。「諍論依處」指完全是站在唯識的立場來說，指可以對小乘宗義者或外道展開諍論。不可以說以小乘的立場會有諍論，也不可以說以外道的立場會有諍論。所以這一段指勝義生菩薩對佛的啟白，無論第一轉法輪也好、第二轉法輪也好、第三轉法輪也好，都是以唯識的立場來說的。

以上已講完第一轉法輪的文義，現在講第二轉法輪的文義，如文：

第二法輪中，從「依一切法」至涅槃者，顯所詮法。「惟為」等，顯化所機。「以空性相，」有疏為說法無我。支那大疏謂以隱密相，義即秘密，彼釋較善。義謂後二法輪所詮，同依無自性說，惟宣說相別。第二法輪未如前辨自性有無，故名隱密相。後則分辨，故名顯了。圓測三藏惟說觀待第三為有上等。天竺真諦論師雖有異解，未見善哉，故茲不錄。自宗如前。

第二轉法輪講到的「從依一切法至涅槃者」，即經文中的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，不生不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」講的是所詮。「惟為等」即經文中的「惟為發趣修大乘者」，指的對象是大乘所化機。經文「以空性相轉正法輪」的「空性相」，有人將之解釋為法無我，而「支那大疏」則解釋為隱

密相。「義即秘密，彼釋較善」指宗大師認同支那大疏的解釋。「空性相」的「相」指「隱密相」，就是空性被包覆起來，由外面看不出來，真正的空性在裡面。

因為第二轉法輪在表面上講「諸法無自性」，若以唯識的立場而言，「諸法無自性」完全不是指空性的道理。真正的空性理在第三轉法輪的內容中，即諸法上的依他起與圓成實是有自相的，而遍計執是無自相的，這種解釋才是真正的空性。因為唯識主張「諸法是心的體性」，要表達的就是諸法都是由心的顯現，因此依他起就成了諸法所依的心，換言之阿賴耶識是諸法的所依了，而諸法都是由它所顯現。所以我們會講依他起是諸法的所依，意即阿賴耶識是諸法的來源。

所以第二轉法輪說由色蘊至一切遍智的一切都是無自性，當這樣講的時候是不是在講空性？不是，以唯識的立場而言，這根本不是在講空性。但以中觀的立場而言，就是在講空性。對唯識來講「諸法無自性」是表面的說詞，其內在之意就是諸法上的遍計執是相無自性、依他起是生無自性、圓成實是勝義無自性。如此用三性來講的才是空性的道理，所以空性是在裡面的。

空性相的意思不是「空性的相」，指的是它裡面有空性的意思，所以是隱密相。支那大疏的解釋用的是隱密相，即指將真正的空義隱藏起來。所以宗大師覺得這個解釋很好，即「彼釋較善」，是宗大師所認同的。

「義謂後二法輪所詮，同依無自性說，惟宣說相別。第二法輪未如前辨自性有無，故名隱密相。後則分辨，故名顯了。」的「後二法輪」指第二轉法輪跟第三轉法輪。「同依無自性說」指二轉及三轉法輪均同樣依靠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」的言詞來開示的。但他們的差異在哪裡？「惟宣說相別」指第三轉法輪是「以善辨相轉正法輪」，而第二轉法輪是「以空性相轉正法輪」。「以空性相」及「以善辨相」兩者是對比的。將空性講得非常清楚的就叫善辨；對空性講得不清楚，而將空性隱藏起來的，就叫空性相，這就是支那大疏的解釋。二轉與三轉法輪在

說法上的差別在哪裡？即在第二轉法輪並未像第三轉法輪這麼明顯分辨出來，所以說隱密相或空性相。而第三轉法輪具有分辨，因「後則分辨」的緣故「故名顯了」，說第三轉法輪為「以善辨相轉正法輪」即故名「善辨」。

關於有上、有容等的解釋「圓測三藏惟說觀待第三為有上等。」。圓測的解釋是：相較之與第三轉法輪對比，第二轉法輪是有上、有容等，但並沒有詳細解釋故。「天竺真諦論師雖有異解，未見善哉」指真諦他雖然有不同見解，但好像也沒講得很清楚，所以宗大師說「故茲不錄」。

而宗大師自己看法又是甚麼呢？即「自宗如前」。意指在之前第一轉法輪時已經講過了，所以第二轉法輪的有上等等這四個，如前說不必再做解釋了。

第三轉法輪，如文：

第三法輪中，所詮與第二同。所化，謂為發趣一切乘者。前二法輪別為大小乘機，此通二機。善分辨者，如前所說，於色等一一法皆立三相，及於彼等明三無性。言於今所轉法輪，加近詞者，指無間所說善辦法輪《解深密經》，及餘如是善辨諸經。雖是三時所說諸經，若未如是分別自性有無之理，亦非所指。言無上者，顯此法輪之殊勝，最上稀有，更無過勝，故名「無上。」無容後勝，無容後破，故名「無容。」俱顯有無，故是「了義。」非諸諍論所依之處。是圓測釋。除無容初義，餘同餘前釋有上等反面之義。前二類經，如言執義，容有過難，此中無者，是因如所言義，須否更作他解也！有諍無諍，謂如經說有無自性義，如其決擇為是為非，智者觀察無可諍處，非說全無餘人諍論。

「第三法輪中，所詮與第二同」指第三轉法輪的所詮與第二轉法輪有部分相同的，但不能說所詮完全一樣。前面那段是一樣，即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」依靠的言詞相同。但後面一是以空性相，一是以善辨相，這個不同。

「所化，謂為發趣一切乘者」第三轉法輪的所化機小、大乘都有，即一切乘者。若與三轉法輪對比的話，前二轉法輪分別為小乘所化機及大乘的所化機，即「前二法輪別為大小乘機」，而第三轉法輪的所化機則是大小乘都有，即「此通二機」，為何兩種所化機都有？這我們之前已解釋過了。

「善分辨者，如前所說，於色等一一法皆立三相，及於彼等明三無性。」三相指遍計執、依他起、圓成實，依他起是生無自性，遍計執是相無自性，圓成實是勝義無自性，這就是「明三無性」。即在每一個法上先分出三相，再從三相分別解是無性，即相無自性、生無自性、勝義無自性，這就是善辨的意思。

「言於今所轉法輪」中特別加了一個「今」字，指現在所轉的法輪，因為現在世尊正在給勝義生菩薩開示的本身就是一部經，這部經就是第三轉法輪，所以「加近詞者，指無間所說善辦法輪《解深密經》」所謂的善辦法輪指的就是《解深密經》。

「及餘如是善辨諸經」指若是與《解深密經》相同在解釋無性的經典，都可以說是善辦法輪。但是不可以說世尊在後面的十五年所說的所有法都是善辦法輪，因此此處講「雖是三時所說諸經，若未如是分別自性有無之理，亦非所指。」是善辨的經才可以說是「加近詞者」所指認的經。

「言無上者，顯此法輪之殊勝，最上稀有，更無過勝，故名『無上』。」，「無容後勝，無容後破，故名『無容』。」，「俱顯有無，故是『了義』。」以及「非諸諍論所依之處」這四句都是圓測的解釋。圓測的解釋中，哪一句是宗大師認同的，哪一句又是宗大師所不認同的呢？宗大師說「除無容初義，餘同余前釋有上等反面之義。」即除了無容初義之外，其他都是宗大師所認同的。

對於無上的解釋，「言無上者，顯此法輪之殊勝，最上稀有，更無過勝，故名『無上』。」指沒有彼此經論更為殊勝的，它是最無上的，這個解釋是宗大師所認同的。

圓測對於無容的解釋有兩個意思，初義是「無容後勝」，後義是「無容後破」。後勝的解釋是錯的，但後破的解釋是對的。後勝指它現在不殊勝，以後將變成殊勝；後破指現在沒有人破它，以後將會有人來破它。無容後勝指它已經是最殊勝的了，以後將不會變得更殊勝；無容後破指以後無人能再破除它，永遠不會有人能破它。所以，沒有機會後破它，因此也沒有後殊勝的機會。對於初義「無容後勝」這是宗大師所不認同的，而對於「無容後破」是宗大師所認同的。

對於了義的解釋：「俱顯有無，故是『了義』。」指該解釋是有自性的、該解釋是無自性的，這些都已經完整解釋了，即「俱顯有無」。其中「俱顯」指已經講到底了沒必要再做解釋。該成立的、該破的都已經完整做了解釋的話，就是了義。如果是成立的這個部分，沒有成立圓滿，還須再成立；或該破的，沒有破得圓滿，還要再破的話，就不是了義，而是不了義。

「餘同余前釋有上等反面之義。」宗大師已在前面解釋過有上、有容、未了義、諍論處所，而這裡的無上、無容、了義、非諸諍論所依之處等，宗大師說與前說的有上、有容、未了義、諍論處所有反面的意義。如「第三句文，謂此中義須作餘解」是宗大師對不了義的解釋，而這句話的相反是什麼？即「俱顯有無」。也就是如果他所講解成立的部分，或破除的部分並沒有透徹，還需再做解釋的話，就是「此中義須作餘解」。那麼如果該成立的、該破的已經講得清清楚楚的話，就沒有必要再做解釋了，即「俱顯有無」。所以，在圓測解釋「俱顯有無」可以看出與此是相反的。

宗大師對有上的解釋是「初句有上者，謂過此上有真了義」。而圓測的解釋是「言無上者，顯此法輪之殊勝，最上稀有，更無過勝，故名『無上』。」，宗大師覺得差不多就是反面的意義。宗大師對有容的解釋是「第二句文，謂於此義如言執著，容有敵者攻難過失。支那疏中譯為『有難』其義亦爾。」這個解釋確實與圓測一樣，圓測也將後面的無容解釋為「無容後破」，所以也可以對應起來是反面的意義。

宗大師解釋諍論處所為：「第四句義，謂未顯了分辨其義，故於其義可

興異諍。」這個與圓測的解釋：「非諸諍論所依之處」，也是反面的意義。要瞭解，因為我們對事情不那麼清楚的，所以可能會興起諍論，因此此處講「第四句義，謂未顯了分辨其義，故於其義可興異諍」，主要原因是在因為沒有分辨得那麼清楚明顯的緣故，所以才會產生出一些諍論來。現在「非諍論處所」指若明顯的分辨其義，就不會有諍論了。

到此宗大師說了有上等四個義的反面之義，下次再講後面的「前二類經」。

今天講說至此。#